

牧齋初學集

二十

牧齋初學集卷第六十二

神道碑一

嘉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贈資德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諡文毅趙公神道碑銘

趙文毅公之卒也七年而克葬二十三年而褒卹贈諡彝典始大備又八年而崇禎六年距公卒三十有八載而謙益始書其墓隧之碑謹按趙氏其先宋簡國良顯公仲談之後其子中大夫士鵬守江陰軍遂家焉曾祖諱實徙居嘗

熟祖諱玘父諱承謙廣東布政司叅議嫡母蕭氏母張氏公諱用賢字汝師中隆慶五年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授簡討萬曆六年江陵張公當國父喪有詔起復公抗疏請聽終制杖六十爲編氓家居六年以原官召用陞右春坊右贊善久之遷司經局洗馬管國子監司業又遷右春坊右庶子十五年以詹事府少詹事管南京國子監祭酒明年陞南京禮部右侍郎十九年召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教習庶吉士二十一年改吏部左侍郎兼官如故未

幾移疾歸里二十四年三月十五日卒于家年六十有二葬羅墩之阡公應廢嘗選名在第四

穆宗皇帝拔置第一事

神宗皇帝爲史官

長身聳肩議論風發突兀班行中人望而識之江陵之起復也公與編修吳中行刑部郎艾穆沈思考進士鄒元標後先拜杖闕下削籍里居江陵威權日盛人咸謂禍至無日公闔門誦讀意氣自如公有女許御史吳之彥之子鎮之彥懼及坐鎮于其第下曰婢子也用以辱公公返幣告絕之彥乃大喜公亦不以屑意也壬午

江陵卒朝政大變

上始召用公當是時吳縣

申公新安許公執政江陵舊人未汰除者猶布
滿九列見公等驟起田閒不能無內慚且忌而
公與吳公起家詞林執政者惴惴然懷應侯蔡
澤之恐會御史李植江東之故以攻江陵擢用
不快於吳縣連章侵之新安大怒遂攘臂攻江
李而其疏所謂意氣感激偶成一二事自負以
不世之節號召浮薄喜事之人黨同伐異誣上
行私者蓋專指公等也江陵威震人主奪情議
起舉國保留若狂彗星出西南長亘天道路以

目公等出萬死不顧一生爲國家計綱嘗何謂
偶成一二事江陵之餘黨蠅營狗苟皆護惜之
如頭目而獨以朋黨坐公等新安於是乎忤而
僼矣公抗章請罷極言朋黨之說漢宋小人所
以去君子而空人國者慮開讒賊之端遏仁賢
之路騁報復之私淆是非之公長諂諛之風來
壅蔽之漸其詞甚辨而直忌者無以難益深恨
公太倉王公亦以忤江陵起甫入朝上八不平
之疏力攻江李其意亦未嘗不在公等也自時
厥後交口沓舌明與公等爲難而公知必不見

容求去不得遂引而南矣公之南也執政畏偏
心倖其稍遠及其久次于南也海內望公旦夕
枋用爲之援手扼腕其語不絕于耳則又患而
苦之吏部郎趙南星抗論時事謂不當以畱署
棄公朝堂爲之大閔執政雖責譴給事郎署之
右公者終不得已而召公比太倉再相有三
王竝封之命公極論其不可且曰錫爵初至之
日慨然以冊立爲第一事引而身任之乃御札
之密封揭帖之獨進閣臣禮部咸不與知一旦
諭從中出道路籍籍謂默有啓告致成此舉數

千里應召而來曾未浹月踰旬而已蒙不韙之
疑錫爵之心亦豈能安於此哉疏上事得寢而
公旋進貳冢宰與部郎顧憲成辨論人材以進
賢退不肖爲已任物望益附公公故所絕婚吳
之彥者太倉人也遣其子鎮飛章許公當國者
主之蜚語流聞中外洵公抗疏力辯求去章
三上得請舉朝大闕訟公者章滿公車咸報聞
御史大夫李公世達御史吳弘濟吏部郎安希
范刑部孫繼有譚一召皆相繼去行人高攀龍
力排宵人鄭材楊應宿希風吠聲又得重譴去

於是善類一空朝右持清議者嘆惜莫敢發聲
當路相慶數年來黨局妯娌騷自今幸少得隸泗
矣當時之傾公與慶曆中以孤甥女子之獄誣
歐陽公略相類歐陽終得白且大用而公一去
不復此可爲歎息者也蓋嘗論之公之見逐在
癸巳而其械成于癸未甲申兩年之間不獨公
生平用舍之局決于此而壬午以後四十餘年
之朝局亦懸于此何也江陵旣逝執政之精神
才術不用之以反舊政圖國恤而專用以枝柱
公等吳沈江李樹勣于前鄒趙顧高俠穀于後

裁量執政水火薄射而公爲之魁難乎其免矣
始坐公以朋黨旣逐公以婚姻竝一機牙也故
曰公生平用舍之局決於此也執政旣疑公舉
不信海內賢士大夫于是乎燈傳鉢授爲畱中
永錮之法以壅遏清議消磨人才公沒之後正
人皆不見登用用亦不久而所謂鄒趙顧高者
遂與黨議相終始故曰壬午以後四十餘年之
朝局亦懸于此也公爲人孝友誠信公忠強直
未嘗一日忘君父未嘗一念不在天下國家雖
嬉遊燕笑酒酣樂作偶語及之未嘗不側席而

嘆投箸而起也拜杖之日刳敗肉如掌陳夫人
腊而藏之公意有所不可嚙齒奮臂輒從容奉
櫝進曰公且休矣盍亦爲餘腊地乎公爲之斂
容嘆息而終不能改也東南財賦甲天下賦斂
日增而科派無別徵輸日急而隱漏多端公訪
求悉其利弊在官坊延進士袁黃商榷四十七
晝夜條陳十四事上之執政不說以謂南人不
當言南事終寢閣不行在南雍修國學舉遺賢
復勛舊送監之制斥豪右侵占之地郭文毅奉
爲絜法在南五年亟請建儲早教元子及宥

言官李沂斥閹鯨最爲剴切令公得行其志竟
其學君子必進小人必退國本必早定生民必
乂安而神熹之際國家必無鈞黨之禍公之
不用蓋昔人所謂蒼生無福者而豈一人之故
哉公強學好問老而彌篤午夜攤書夾案燃巨
燭窻戶洞然每至達旦其爲文章博達詳贍尤
長於奏議書牘有文集若干卷晚年撰三吳文
獻志國朝典章因革錄未就而卒公初娶張氏
早喪又娶湯氏能爲五七言小詩又娶陳氏子
三人琦美刑部郎中余嘗表其墓祖美國子監

生倜儻有父風隆美敘州知府以廉辨聞女七
人皆歸士族孫男女若干人曾孫男女若干人
琦美隆美皆公沒補廕先帝思公有功國本
又蔭祖美之子士履爲中書舍人諸孫皆競秀
而隆美之子士春舉鄉書公之沒也小人希當
國旨數尋聲吠公子第凜凜懼禍以故卹典遼
緩墓碑亦久而未立觀於公之身後則公之剛
腸直節頗頷於當世者其又可思已矣銘曰
龍淵大阿剗犀截龍遇彼柔蔓鈍其鐔鋒暨暨
江陵蛟龍豹虎禮變金革權傾宮府公奮巨手

刺其狂顛陽劍一麾有光屬天江陵以後盤互
杻枿便文自營載鬼一車葛藤蔓草孰斧斯之
冰刃霜鏑將安所施國家多故黨論椽揭天不
祐助人與奚孽白日行天大星隕庭元氣渾顛
惘然上升死爲閻羅司彼姦越金碧之神尅期
來告讒邪螟特職競作羅治鬼斯克治人則那
虞山熊熊江流如帶朝濟夕潮公赫斯在徵于
史策質諸鬼神凡百君子眡此刻文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都察院左都御史贈
太子太保安邑曹公神道碑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君子之進退關於世
道之盛衰以吾師安邑曹公徵之豈不信哉萬
曆中之黨議播于庚戌而煽于辛亥二三小人
飛謀釣謗以一網盡東南西北之君子公以吏
垣掌內計佐太宰富平孫公稍斥其渠率其黨
相與磨牙爭之久之公與富平相繼引去公退
而班行一空萬曆末年之黨局成矣泰昌元年
公以太嘗少卿起家屢遷都察院僉都御史吏
部左侍郎未幾逆閹之難作公進而旋退而天
啓之黨禍烈矣 今上卽位召公爲左都御史

未幾閣訟又起公據法守經力爲糾正久之以
年至乞身而公之生平遂與黨論相終始矣嗚
呼俛仰三十年閒黨論三變雄唱雌禍黨同伐
異以宮府爲城社以婦寺爲窟穴馴至于朝野
震動衣冠塗炭而以人之國爲孤注然而丁卯
之閣禍卽辛亥黜幽之伏戎也戊辰之閣訟卽
丁卯媚閹之遺種也公剪其勾萌撞其機牙措
柱于三十年之前而其滋蔓潰決不可禁禦乃
在三十年之後公之進也若南山之起于隴蜀
天下仰爲維首其退也若黃河之沒于勃碣天

下猶用爲砥柱而其進而旋退退而不復進也
山川沸騰穀洛交鬪夷虜寇盜亦相挺而起蓋
自公之進退與黨論相終始而世道往復之際
有難言者矣此可爲嘆惜者也公之爲人孝弟
忠信明允篤誠如墮山喬嶽未嘗有意自高而
登假者仰企焉如和風暄日未嘗有意近人而
披拂者暉就焉立朝務持大議當事務存大體
論人務取大節主張名教扶養風義愛惜善類
其素所畜積也而其于小人也有所彈劾處分
未嘗不惻然如傷也一言之可採寸長之足錄